

1

倾听的力量

有一次，刘震云在荷兰一家图书馆交流，有位读者站起来说，读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她从头到尾都在笑，唯有一个地方哭了，就是主人公李雪莲对世界上所有人说话都不被相信的时候，她开始对一头牛说。所有人都在取笑她，她只有说给牛听：你相不相信我不是一个坏女人，这个状到底告还是不告？刘震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补了一句：她身边有第二头牛也在听，他叫刘震云。

我相信这是刘震云的常态，以牛的姿态和忠诚倾听。当李雪莲们的心事无处诉说时，他在倾听；当他把听到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告诉读者的时候，赢得更多的倾听。这是文学的力量，也是倾听的力量。

刘震云的朋友很多，与职业无关。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，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，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；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，师傅习惯戴着手套钉鞋，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，特别认真，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；装修房子，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，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：“像我一个卖石头的，能有什么呀，就剩下心里话了。”

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，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就像新作《一日三秋》，六叔给“我”絮絮叨叨讲那些画作的故事。六叔死后，所有的画被六婶一把火烧了。为了纪念和六叔的过往，“我”以记忆中六叔的画为母本，用故事描述出画里的延津。

过去写作，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；现在，刘震云逐渐发现，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他每天的写作其实是在倾听，倾听使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。



青年刘震云

刘震云：
『我是从那里来的农家子弟』

◆ 舒晋瑜



■ 刘震云和他的新书《一日三秋》

2

荒诞比真实更真实

早期的小说就已暗示了刘震云后来的创作宗旨：白描现实人生，以写实的笔墨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境遇。这在刘震云大概是必然。比如坐高铁，他特别喜欢坐二等座，很多人觉得太嘈杂，有些乘客会把手机声音放得很大，孩子跑来跑去，但刘震云感觉温暖，他也喜欢享受满车厢方便面的芳香。

但是后期，刘震云的作品被贴上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标签。其实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真实而“魔幻”的世界里。《一日三秋》中明亮对花二娘说：“人在梦中常哭湿枕头，您说这哭是不是真的？人在梦中常笑出声来，您说这笑是不是真的？有时候这真，比生活中的哭笑还真呢。”在《故乡面和花朵》里，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说：“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，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，但你往透里一想，一切都是一场戏，刚刚还是主角，转眼之间，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……”《一日三秋》干脆就让演员直接上场了。豫剧《白蛇传》里扮演许仙、白娘子、法海的三个人在现实中纠葛，仙女花二娘的传说在画里、在传说里、在梦里穿梭，这使“一日三秋”有了“三生三世”的意味。这是一部罕见的荒诞剧。然而，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。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真实。

文学的底色是哲学。哲学停止的地方，文学的哲学出现了。

刘震云

2021.11.3.

■ 刘震云为本报寄语

4

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标尺

花》索性直书“献给我的外祖母”。

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五，年轻的时候在本地是特别大牌的“明星”。在刘震云的眼里，外祖母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·罗伯茨，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，因为她是演员。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，她是长工。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，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。她的“转会费”非常高，像罗纳尔多。外祖母说：“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？我知道不直腰。直第一次，就想直第二次，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。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，所以我‘割得比别人快’。”刘震云说，他的写作从

外祖母的哲学中领悟了很多。

“我的写作刚刚开始。这话不是虚伪，仅仅是对于写作，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。”刘震云说，见识是考验作者最根本的标尺。“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，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，而是在写作前，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，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，凡是好作者，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。”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，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，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，从零开始。不断把自己归零，是刘震云的习惯。